**圆桌派第二季第19集 作女：女人为何要作**

[圆桌派 第二季](https://v.youku.com/v_nextstage/id_3127efbfbd11250911ef.html?spm=a2h0c.8166622.PhoneSokuProgram_1.dtitle" \t "https://so.youku.com/search_video/_blank)

文化 · 2017 · 中国 · 24集全

主持人：窦文涛

简介：《圆桌派》是一档下饭的聊天综艺节目，由著名媒体人、文化名嘴窦文涛携手优酷“看理想”倾力打造。立足“撩、聊、了、料”四大吸睛秘笈，不设剧本，即兴聊天，平等视角，智慧分享。一期一个引发思考的话题设置，交流价值观点、碰撞思想火花，邀你畅游文化与跨界的奇妙之旅。

**嘉宾：窦文涛、潘采夫、马未都、马伊琍**

马伊琍：你这个就要先要上一柱这个香的，是吧。

窦文涛：对，你来了，我一定给你要说高香，要敬你。咱们我跟伊琍十年没见了。

马伊琍：对对对。

窦文涛：对，十年之后，我不是当面奉承你，我怎么觉得你的小脸跟十年前一模一样呢。

马伊琍：骨胶原流失了一点，其它差不多。

窦文涛：骨胶原，流失到潘爷那儿了。

众人：哈哈哈哈哈。

窦文涛：今天咱们是二马一潘，对，你太强大了，所以我得找仨老爷们来扛你。

马伊琍：不用那个这样，我已经。

窦文涛：百毒不侵。

马伊琍：没有像以前那个，有时候说话这么尖刻了。

窦文涛：这不是，今天我就也谢谢伊琍给我们来一个开门红，这是要火啊，演这个《我的前半生》罗子君，它们说你演的就是一个作女。

马未都：作是折腾吧。

马伊琍：对，其实它是指的是，她跟老公之间的就是，她在管理老公的那个方式，比如说查手机，没事老去老公单位，就是一听到了风声了，就跑老公单位去晃一圈，然后总是注意老公身边有没有年轻貌美的女孩出现，就是其实她后来她把注意力都放错了。对，并不是年轻貌美的女孩子才会出问题。

马未都：作个字可能北京话和上海话比较接近，但是很多人，就出了这个方言区，有很多人不大理解这个作，你要谈这作你必须得说清楚什么是作？作是一种我们先说，从文学上解释这个字，它是一种理由不充分的折磨对方的一种行为，包括把自己搭进去，把自个儿搭进去，是这意思吧？就是它不是完全没有理由，它是理由不够充分，我说对了吧，就是理由不够充分，把自己搭进去，然后把对方给折磨了，这叫作。

窦文涛：我看见的定义就说是什么呢？就是永不安分，永不知足，永远折腾，永远没完。

马未都：这个还不算作，作还是有一个，它要有一个前提，就是它要把自己同时要伤害一下。

马伊琍：对，没错，作就是没有理由，毫无理由的意思。

马未都：不能说，有一点，就是理由不充分。

马伊琍：对，就是理由就是不充分，但是她又难受，她又不能让你舒服，因为她自己也难受，她就不能让你舒服，所以就要作一下。但是其实作你的时候，她自己也不舒服。

潘采夫：我们说这个有一个拳叫七伤拳，就是说伤敌一千自损八百，我理解的这个作就是伤敌八百，自损了好几千。

马未都：不是，你那个很难没有这话吧。

潘采夫：没有。

马未都：对，这个话很奇怪。

潘采夫：东北话可能有。

窦文涛：就是这几年流行起来了，说谁谁谁特多。

马未都：不是，我小时候就说，那家长说你作，你又作，但是作这个字很奇怪，它在城市里特别流行，我原来跟农村人聊过，他们说也不知道这叫什么，大概农村人也不怎么作。

窦文涛：你说你这上海，上海这个作说的什么，不是有个作家都叫什么作女写小说叫。

马伊琍：对，上海作最早就是讲小孩的，小孩就是有一句话叫作天作地，就是作天作地，那孩子自己也不知道哪儿不舒服，就是比如说睡醒了，然后就无缘，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个不开心就哭啊，就作天作地，就是作的最厉害的叫。

窦文涛：那用在女人身上呢？

马伊琍：一样，其实就是马老师刚才说的，就理由不充分的那个折腾。

窦文涛：对，那她为什么要这样呢？

马伊琍：这是一种发泄的方式，就是她习惯了，而且。

马未都：表示自己的存在，还表示对方对自己关心不够。

马伊琍：对。

窦文涛：他们甚至有人说像那个《乱世佳人》里边那个郝斯嘉，那算作吗。

马伊琍：是，也是。

潘采夫：就是你要是盘点世界文学史，所有的光彩照人的女主角都是作过，都是作女，你从安娜卡丽妮娜到包法利夫人，就是本来是平平稳稳的嫁给了一个医生，嫁给了一个贵族。它一定要跟一个浪子，或者跟一个商人就好上，然后最后咣怼火车了，就把自己给作进去的这个命运。

窦文涛：其实我觉得是不是这种人呢，是这个生命能量比较强，就是她就非得折腾，你像我们男的，就是有点这个直男炎，像我们男的一般说哪个女朋友就作啊，就是说一般的男的就说你省心不省心，就有的人那个女朋友，你就觉得她整天寻衅滋事，，你知道吗。

就是哎呀无事生非，反正就是得折腾你，你给我这个买个牛肉面回来，好，这男的买了个牛肉面回来，然后她就问你了，可能不想吃，甚至吃的时候问你，你吃了没有，那男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

他要说我吃了，这女的就说我还没吃，你就先吃一口；这男的要说没吃，你怎么那么傻，怎么的，就这种就你说女的是求关注吗，还是怎么的。

马伊琍：可是你不觉得有很多男的喜欢这样的吗？你不觉得吗？

窦文涛：这深了，这深了。

马伊琍：就是尤其当今的那个社会，其实你说以前说女性不独立，要求女性独立什么的，现在就觉得女人你不作了也不好。

你不作了你天天那么懂事，就不用来担心你，男人又不舒服了，所以女人到底要不要作，是不是要作一点呢？

窦文涛：就是网上有句话说是什么呢，从来温柔没有用是吧，唯有作女得男心。

马伊琍：就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吗。

马未都：这个作这个字，说狠了比这个说的很厉害，我小时候我就我在想，现在好多年不说这话了，大人最爱说的一句话是你作死，是不是。

马伊琍：上海也有这句话，作死，就是作死。

马未都：上海人说的太温柔了，就是北方人说你小子要作死，就是你要折腾到头，是这个意思。因为它有个歇后语，就叫耗子舔猫的鼻梁骨，作死。

窦文涛：那就像黄鼠狼给鸡拜年，不是，鸡给黄鼠狼拜年。

马未都：它这个就是它这个语言中呢，它很明确的把这个作，因为作这个行为是确实很复杂，我想来想去，也比较适合长篇电视剧的这个女主角，对，因为她比较复杂，她是一步一步的演绎成最后，就是所谓的量变到质变。就是你可能一开始小吵移情对吧，完了以后，因为这个都不用说，结过婚的都知道，你结婚了吗？

潘采夫：结婚了。

马未都：结婚了就知道小吵移情，然后大吵不太好。

窦文涛：没命。

马未都：对，那一点儿都不怡情，所以她在这个小吵中呢，她获得了一个利益，就是因为咱们节目说话有时候老受限制，我就不能说太深，就是什么叫小吵移情呢？就往往夫妻俩吵完了以后，会有一次更好的惊心动魄的行为来发泄这段。

窦文涛：是是是。

马未都：所以，对吧，每个人都有过。

窦文涛：对，英语里专门有一个词儿，我跟你说就是个能量，就是能量，就是有的时候两口子这个吵，我觉得就像那个水坝积聚了较高的势能，所以它最后它这个要释放。

窦文涛：要释放。

马未都：但是有一个就是叫界，很多女的，跟这个丈夫能过得很好，有很多人看着不般配。我记得原来是谁，我忘了哪个主持人就说过，他跟他太太别人都觉得特别不般配，然后老觉得他们要离，就为什么没离。

他就说了一句话，就说我跟我太太不管什么事情，做到极限的时候，我太太清楚的知道那条界限在哪儿，就是她作到头她就到这一步，她绝对不迈过去，迈过去这家庭就崩了，这就是一个生活中的艺术了。

窦文涛：那伊琍你觉得作是你的性格吗？

马伊琍：就特别不会。

窦文涛：你年轻的时候作吗？不对，你现在还年轻，现在也年轻，20岁的时候。

马伊琍：更年轻的时候可能会有过吧，可能有过，因为我以前有一个不好的习惯，就是不开心了以后我不说出来，就是不开心，就这个不开心是让周围的人也不开心。

我跟我爸妈其实就老是这么不开心，比如说我举个例子，他们说带我出去买一双皮鞋，然后走了一路，我小时候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坏习惯，就是看到那个喜欢的东西，我不说我要，你知道吗，我不说，我让猜，我让他们猜。

然后我妈妈就说这双好不好看，这双好不好看，这双好不好，其实好看，还是摇头，那就走下一家店，然后我就心里就开始不开心了，我心想你怎么没猜到我要的这一双，走下面一家店，因为以前的鞋店，你知道鞋差不多的，又有这双，要不要？

结果呢，就是那种没有理由的，就是这种不开心，然后结果没买到鞋，没买到鞋我妈妈说又不是我的错，是你没有说哪个有你喜欢的，一路上不开心，坐公共汽车回家，我妈妈如果从前门，她跟我爸从前门上车了，我就从后门上车，然后他们俩就在前门喊我，琍琍过来呀，过来呀。

然后我就觉得很没有面子，你知道吗？在外面这么大声喊我，我就装没听见我妈气的，她就说这个小孩子怎么倔，就是说叫她都当我没听见，我很没有面子，人家不知道我在公共汽车上干吗。

所以我们家有很多次出去买东西，都是这样不欢而散回来了，所以后来我就发现我是这个什么问题是。

窦文涛：作的问题。

马伊琍：作。

窦文涛：你这不叫作谁叫作啊，你知道我看的就是很多这个男孩儿就投诉，就现在都是80、90后，就是说女朋友作，有一大特征，这一大特征甚至有一次，我在这个李宗盛，李宗盛大哥给我们作节目，李宗盛大哥这一辈子婚姻恋爱经历很丰富。

我记得就很有意思，就说起这个事，他说我都深有体会的讲，他说我是真心的希望，这个女士们你想要什么你就明说，男的猜不出来，我觉得这凝聚着很多心酸。

马未都：不是她还有一点，就是她刚才说的特别全面，就是你猜出来也白猜出来，她先否认，她希望你再追究这件事。

马伊琍：对，我希望他们干嘛，就把那鞋买下来硬塞到我手里，是我不情愿的样子我接受了，但我心里特高兴。

窦文涛：这，作的。

马伊琍：你说这个心里是不是。

马未都：这太难了。

马伊琍：是不是。

潘采夫：这是方式就是林黛玉的方式，林黛玉跟贾宝玉的交往过程中，基本上她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，她一定很嫌弃。

马伊琍：所以你看我小时候多作，但是我后来长大以后，我就是突然就明白了，这对谁都没好处，对我爸妈没好处，对我也没好处，因为我没有得到我想要的东西，他们也很生气也很不开心。

所以后来我就跟自己说，就是千万不要做伤人又伤己的事儿，然后就学会说出来。

窦文涛：你是不是觉得就是说有了孩子以后，然后这个人，为人也宽缓了很多。

马伊琍：是的。

窦文涛：所以他们现在有句话说，什么叫成熟？说有一个定义说成熟，就是慢慢心里有别人了。

马伊琍：学会换位思考了，就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，去体会他当下的时候的那个心理状态。

马未都：这个成熟有一个最大的标志，就是能承受委屈叫成熟，你要一个人什么委屈都不承受，这个社会不是为你一个人设计的，皇上还委屈呢，过去那个雍正皇上，刻一方印叫为君难，就是我当一皇上多难，到哪儿都盖。

窦文涛：那伊琍你算是严母还是慈母？

马伊琍：我，其实我刚刚作妈妈的时候，我是严母，后来我慢慢的就是，让自己一定要学习作慈母，尤其是第二个女儿出生以后。

窦文涛：你这有什么不同呢？

马伊琍：特别大的不同，就是第一次当妈妈的时候，谁也不是天生会当妈妈，对吗？那你所有的这些育儿教育来源于哪里？就是来源于你的父母对你的方式。

我们七十零后的小朋友长大，也是挨打长大的小时候。

窦文涛：你都挨过打。

马伊琍：当然棍棒底下出孝子，我爸说，对，我爸就说那个时候工作压力那么大，回到家里那个不听话什么，就一上来就屁股，那个屁股上就开始挨揍了，有时候打的鼻血都出来了。

窦文涛：我猜你是不是那种小女孩儿，我小时候见过一种，就是那种你打啊，像男孩反而鬼哭狼嚎，有一种小女孩咬牙就打，你打，就让你打。

马伊琍：也不说错。

窦文涛：你看这就是你的性格。

马伊琍：就是拧，然后在那儿也不哭出声，就是流眼泪，流眼泪撅着个头，眼睛还盯着你看，你知道吗？

窦文涛：对，你就是那样的。

马伊琍：你怎么知道。

马未都：所以就把家长给气着了。

马伊琍：对，所以就是说我一直认为孩子要像我爸妈这么管教，叫棍棒底下出孝子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女儿出生以后，我没有打过，但是我就是对她也是比较严格的。

比如说一岁多的时候，她把一碗饭扣到自己脑袋上了玩，我就急了。

窦文涛：那是喜剧演员。

马伊琍：对，然后我就必须她它把那个饭粒统统给我捡起来，然后她一边捡就一边哭。

然后有一次就是说，捡的不干净，我就打了她两下小手，然后特别逗，就是那个打完手，我那天还发了一个微博还是朋友圈什么的，就是说这个事儿，结果我老公知道了。

打电话来就来说，你怎么可以打女儿，因为他小时候也是被爹妈揍大的，你怎么可以动我的女儿，我就烦死了，我说就打个小手心儿，至于吗，我把电话挂了，然后他就接到家里电话响了，他拿起电话他就哭，跟我爸说，爸她打我的女儿，然后我爸就乐了。

我爸说你放心，那是她亲女儿，她不会怎么样。好好好，我替你看着她，我替你看着她。

窦文涛：这现在是爸爸心软。

马伊琍：是的，因为他觉得什么呢？他觉得小时候挨的很多大，他不希望再对自己的孩子，再让她承受同样的这种痛苦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对我女儿是比较严格的。

可是第二个孩子出生以后，我突然发现两个截然不同性格的小孩，就这个大女儿是一个很容易认错的孩子，二女儿就是一个拧的要命，跟我一模一样的小孩。

窦文涛：那是不是大女儿是打出来的。

马未都：那不是，天生的性格。

马伊琍：天生的性格，所以我突然发现，其实不同的孩子要不同的方式对待。可是就是说，这一些道理对于一个一岁多的小孩来说太早了，她不懂，礼貌跟这是两码事，她拿那个饭扣到脑袋上她是觉得好玩，你要搁到别的有的人家里，会觉得这是她好好玩，她有创造力，或者是她在跟，她在玩，拿饭在玩。

但我们是觉得你是在浪费粮食，对不对，所以就给她加扣了一个帽子上，说你在浪费粮食，所以你会打她的小手心，所以后来我其实挺后悔的。

窦文涛：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我就觉得，你就是那种从小父母打，拧着就让他打，默默流泪的那种。

马伊琍：默默流泪。

窦文涛：因为我觉得你要说从这个，从最年轻的时候到比较不年轻的时候，有了孩子之后，你的这个变化，我有时候觉得你可能是二十几岁的时候，表现出一种刚劲。

但是你也不要以为你真的变了这个作劲，我觉得是有了孩子之后，你那个刚劲变成了一种韧劲。

你比如说我有例子，你好像我原来看过一个关于她的报道，就是说她那个学表演的时候，说人家让你们演个什么戏，演个什么戏，本来可能是吃了20块钱的面，最后给人家骗了要收2000块钱。

那按照这个戏里边儿的要求，那俩女孩儿就应该哭了，她就不行，你当时是怎么着。

马伊琍：愣是哭不出来，然后就导演骂也骂了，说也说了，就是哭不出来，后来就让那个化妆师给我点甘油，你知道甘油，硝酸甘油点在眼睛里多疼啊。

窦文涛：那不是治心梗的吗？

马伊琍：多疼啊，我还是没有流眼泪，我就睁着眼睛在那儿眼睛瞪着，然后眼睛憋着红红的。

潘采夫；剧本写的有问题，就是应该让马伊琍把老板打一顿。

窦文涛：对。

马伊琍：因为我当时就是这么说，我说我不信，干嘛要哭，我说他骗我们的钱，我干嘛不去报警找警察，我去投诉这个老板，我干嘛要哭呢，对不对。

潘采夫：其实可以看认。

窦文涛：你瞧瞧，她认这个理她认死理。

潘采夫：马伊琍其实不是作女，她是一个有爷们气的人，就是她小时候的那个倔，跟大了之后的这种表现，跟她剧里边的那个人物是不一样的。

我觉得就是看这个气质，她其实作风包括你后来的我觉得这些经历，她是一个爷们儿气比较利索的，比较要强的一个做法，就是而且你作不作，我觉得说是跟你的组合有关系。

如果对方是一个需要你作的人，这个女孩她就会作；如果对方是一个比你还作的一个人，这女方她就不作了，她就可能就爷们了。

马伊琍：所以作有时候是惯出来的。

潘采夫：是条件反射出来的。

窦文涛：不，就是她是有她的一种狠劲，我现在发现就是说，她那种狠劲啊，你看表现在就是说，就生了孩子以后，我有一次看过你写的一个长微博，呦，我就觉得奶孩子的母亲真是太值得尊敬了，就是说。

马未都：全世界有好几十亿呢。

窦文涛；对，不是她还演戏，问题是她还演戏，就背奶演戏的这么一奶妈，然后可能有的观众会觉得，你的体型有一点点变化。她就讲当时怎么挤奶，我的天哪，我觉得你那个简直惨绝人寰哪。

马伊琍：没有，其实就是说你想要把一件事做好，一定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但是我去年去贵州，去那个贫困的山区，你知道我进乡镇的医院，那坐一排妈妈都是在喂奶，为什么她们都能做到，我们城市里的女性做不到呢？这是而且这是最天然的。

窦文涛：不是，这就是你比如说我要是你家里人，就是你为什么较这个劲呢？就是也不是说多穷，对吧？你一般很多女的生孩子，不就是专心在家带孩子，等孩子大了再工作再什么，你非要奶这个孩子，还要去演个主角。几个月的这个拍戏，这不找罪受吗？

马伊琍：因为我觉得我能量够，就是我有这个能量，来把这两件事都完成好。

马未都：我刚才在想，她说这个对孩子的教育，原来我也没想过这个事，就是性格决定很多事情，你知道孩子，她说刚才打孩子手心两下，其实没有什么不可以，这叫惩戒，惩戒很重要，一个人，一个孩子成长成一个性格完善的人，一个人走向社会，能够在社会上有用。

很重要的是戒律告诉他的，引导没有用，戒律告诉你什么不能作做，如果他很清楚哪个不能做，你比如说当时我儿子到英国去留学，十几岁就走了，初中一毕业走了，我就说我说你出国没有人跟着你。

那时候他出国，我是不允许家里有人陪的，陪着永远长不大，16岁就走了，我说就俩事你不能沾，其它的事我不管。

第一毒不能沾，第二赌不能沾，这俩事我说沾上一辈子都不会愉快，其它的事，我不能说你连恋爱也不能谈，这事我也管不了是吧？所以呢。

窦文涛：儿子有这事你从来不担心，女儿不一样了。

马未都；女儿也是我说的这两条，就今天社会这两条诱惑是非常大的，尤其这个吸毒，我这两天有一个报道，就是那个吸笑气，你知道吗？

马伊琍：对，我知道。

马未都；对，看了半天那个报道，而且我发现那个东西是一个很普遍的商品，那谁都会尝试。尝试以后你想那就恶果就出来了，所以我说这个戒律很重要。

窦文涛：你跟你自己有戒律吗？

马伊琍：我是一个自我控制能力比较强的人。

窦文涛：我看也是。

马伊琍：就是我是一个我从小就是这样，比如说我高中的时候，晚上有时候出去玩，跟妈妈说好，十点钟到家，我一定九点半就到家了，我绝对不会卡着十点回来。

然后我妈妈就说，因为你每次都提前回来，所以你每次说你要出去我都让你走。如果你下一次是，你有一次是晚过十点的，我反而就我可能下次会不信任你。所以我从小都知道这个自律非常重要。

窦文涛：而且你看就像你刚才说的这种，我就说她小时候比较拧，比较拧不是认死理吗。其实所谓你要说人的成熟，什么叫就人就能不认这个死理。

我最近有一个体会，就是这前两天有一个老哥，就是你这岁数的这老哥是个客。

马未都：我这岁数都是大爷。

窦文涛：爷爷，老哥是一个科学家，你知道吗？这科学家他这个思维太讲究精确。然后呢你想他这个岁数的人跟我讲，他说最近我跟好多年的老朋友碰这么一件事儿，他说我成熟了，我说年龄这么大岁数，说为什么成熟了呢？

他说其实是个很简单的事儿，就是这个朋友去年找他借过三次钱，是分期借的，加起来来他记得是16万，你明白吗？结果那天就说起，饭桌上说起还钱的事呢，他那个朋友就说，该还你钱了说是15万，我明天就给你。

马未都：他心里说不出来，说不出来。

窦文涛：他16万，你看，这个地方他就说，他说我特别后悔，为什么他特别后悔，他就说他成熟，他说我当时马上我就说，咱们俩可不要因为这一万块钱影响了咱们俩的朋友关系，我有可能记错，但是我回家查查，我有底儿。

要是是我错了，那你就还我十五，你不还我十六也没关系，他以为他这个话交代的很好，我一听我说，你们俩这朋友做不下去，就是因为你这个应对。

他明白一个什么呢，他就说，他说我一辈子不是说我不重视友情或者什么，他说我只是习惯认死理，要把什么事情都闹清楚。

他说只要最后闹清楚了，他到底借我是十五还是十六，那他少还我一万，我一点儿都不在乎。但是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看这说明了问题在于，往往就是事情不要闹清楚。我说你看。

马未都：那怎么办，他少一万块钱他怎么办。

马伊琍：对啊。

窦文涛：马爷，你比如说如果我，我就会有这反应，比如说我说明天还十五，我说你还十六，你说我记得十五，你看我这脑子，我记错了，对对对对对。

马未都：那为什么呢，少一万块钱。

马伊琍：对呀，因为钱跟别的东西不一样。

窦文涛：因为本来我们就不准备，为了这一万块钱让朋友之间生出尴尬这个事，所以我就认为要反应快的话，马上就承认记错了，这就是因为不值得嘛。

马伊琍：可是为什么，你没有记错。

潘采夫：但是非不是这样的。

马伊琍：对啊。

窦文涛：你看这俩拧头，我们三个人都是一样的。

马未都：我不拧，我也不是这态度，我有一个很婉转的方法说，但是这要反应快，比如你说我是那十六，你是那十五，你说十五，如果我反应快，我说好像不是十五，我记得十三吧，咱们算一算，一个5万 ，一个5万 ，一个6万 ，这不16万 ，你得这么来，你明白吧？

马伊琍：结果一算算出十六万，还是你这个方法好。

马未都：你先把自个儿往下降，往下降降到底，然后你就比较好说，因为这个不可能没有是非，而且没有是非，任何人都不会没有感觉，它跟你财产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对，跟财产没有关系，我给你都没有问题，但是这事不能不明不白的。

窦文涛：你看。

马未都：还有一种是什么呢？就是这钱借了还了没还，过去就有，经常有这事儿，那种小钱借完了，现在人都拿钱有时候也不当钱。

你比如说刚出门，我说文涛我没带钱，借我二百，我也忘了你也忘了，这都没事儿，可是过去这个事儿你得说清楚。

潘采夫：对，农村妇女吵架的一大半儿，就是因为你借过多少钱，借了多少米，你还没还，你还了多少，最后她发展到喝药去了，我得喝农药以证我这话是对的，她觉得这个理儿比天还大，你知道吧。

窦文涛：你看你说这咱关于成熟咱就不一样了，我的观点是认为。

马伊琍：可是你真的认为这是成熟吗？

窦文涛：对，我认为。

马伊琍：咱们明天都问他借钱去。

马未都：我要少还你一万，你就算当时成熟了，咽下去了，然后你这最好的结果就是你这辈子纠结这事你不跟别人说，不好的结果就是你后面说了，说马未都那人借人钱少还一万，以后我绕一圈儿听她告诉我了，就这个结果。

窦文涛：那伊琍你说难道你们俩闺蜜就这么算算，弄，，好算清楚了，有一个人没面子了，你们以后的感情呢。

马伊琍：我跟你说，我跟我的闺蜜之间，我们从来不借钱。

窦文涛：你是绝根儿了，是吗。

潘采夫：经不起考验吗，这是。

马伊琍：不是经不起考验，其实我跟你讲，我们上海人，从小我就知道你比如说你想买什么东西，你只做尽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事。

你有十块钱你就买八块钱的东西，我绝对不会要买一个东西为人家去借那个钱，除非你是借去应急，比如说我今天就像出门没带钱，或者是家里有人住院我没带钱，你赶紧借给我去付一个医药费，回头我还给你没问题。

但如果是一般情况下不是这些救急的话，救穷绝对不救。就是说我跟我闺蜜之间从来没有一分钱的来往。

窦文涛：那出去喝个珍珠奶茶谁买单？

马伊琍：那没事，我买单，闺蜜买单这都没事，这就是正常的人际交往，但是这个。

窦文涛：涉及到一定量的这个。

潘采夫：上海人跟北京人或者跟北方人的区别，我觉得上海人在钱上不会出问题。

马伊琍：对，就是分得很清楚，可能借钱也得一式两份写好了。

马伊琍：写清楚。

潘采夫；你就不会出现我喝酒的时候说，什么记差了这个。

马伊琍：对，哪怕亲戚之间借钱，比如说周转买房子的时候，时间比较长，也会写清楚，然后按那个利息算一下。

潘采夫：这就是为什么上海人说人情味儿不太够的地方，但是它规则够对。

马伊琍：对啊。

潘采夫：然后这一点是上海比较现代的地方。

马伊琍：而且人家也不会回头说你，你看我借他那么多钱，你看那房子还是我借他那么多钱，当时借了那么多，其实人家把利息还给你了，你也啥都说不着，对吧？

马未都：这也挺好的。

窦文涛：我以为我成熟了，叫你们一说反而是幼稚了。采夫你觉得，就是说你二十几岁的时候和现在来讲，你觉得是成熟表现在哪儿？

潘采夫；成熟，其实我比较了解男人的成熟方式，女人的可能不太了解，

窦文涛：你说说男的我也感兴趣。

潘采夫：男人的成熟方式，他的一个标志是说理解，理解自己的老爸了，就是说你理解你的父亲了，这个就其实暗合着经常会有那种弑父情结，就是我自己的成熟的一个标志是，是我因为我小时候很沉默内向，就是高中毕业到大学之后。

从大一开始给我爸写信，基本上一个月能写两封讨伐，说你怎么教的我，这到大学之后都没有别人优秀，又不说话又内向，你又不给我读书，然后你这样做得不对，那样做的不对，非常愤怒，就是一封一封一封写了半年。

后来这个因为我爸是一个校长，小学校长，后来他们副校长跟我说，他说你爸每次收到你的信之后，就关着办公室的门，在办公室哭半下午。

潘采夫：哎哟，他说他出来之后就自责说，我怎么没把我儿子小时候那样培养的，那样培养，我讨伐了半年之后，我突然间对我爸爸是感觉大变，我说爸爸，我又写信说你是我的这个，这叫什么，我说我从农村到城市全靠你这个史诗性的一脚，给我踢上了火车。

要不然我在农村跟我叔叔一样，我们就一个卖油条去了，就是说我太理解你了，我说我找补以前的东西，他哭的更狠了。但是我从那以后就觉得父子之间的和解，让我理解别人了，也理解我自己的局限性了。

马未都：有一句话说的特别有力量，就是说一个人的心胸是委屈撑大的，这话有力量吧。

窦文涛：对。

马未都；天天都哄着你，你那个心胸就越来越窄，只有难听话，委屈你了这事，干了半天一点好没有，落人家身上了，你慢慢心胸就会变得非常宽。我这心胸就这么宽的，你甚至有时候你觉得你好像是在，你自己的这个单位里，你一言九鼎，你说话就算数。

但是你依然心目中有很多事情，我自己就咽了，我现在咽的事多了。

窦文涛：说两件听听。

马未都：不能说。

窦文涛：所以说。

马未都：是吧，我说这番话她最能理解。

马伊琍：特别理解，其实我真的是觉得成熟这个东西有一个代表，就前两天我就跟我先生说，我说你有没有发现我现在出门特别爱说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特别爱说这个就是有时候不是你的错，我也脱口而出，就是大街上有时候人家撞了我一下，我也说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我习惯了已经，但是这个带来的什么呢？

就是你自己不生气，人家撞了你一下，你还跟人说声不好意思，你当时就没有一点都没有觉得，这人撞了我，他怎么不跟我道歉，没有这种感觉。然后就像那个马老师说的，真的是我觉得能承受委屈，你就有多大的心胸，这个会让你很多事情会释然的。

我举个例子，前天我坐高铁来北京，我要去卫生间，卫生间门是虚掩着的，我就一推门，里面有一男的在里面，他嘭就把门给关上了，我心想这门是锁也没坏，你干吗不关着门上厕所，完了过了一会他出来了以后，他看了我一眼，就是那个大摇大摆的就出去了。

然后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我就进去门推开一看，洗手池上全部都是水，然后那个擦手纸全部都被揪出来，扔了一地。然后那边马桶没有冲，就是一地都是很脏很脏的。

窦文涛：狼藉。

马伊琍：我感觉是这个人在里面恶作剧，是一个成年人，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特别火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进不去那个厕所，然后我就退出来。

看着那个人的背影扬长而去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男的，然后我想了想，算了，这不就是你叫列车来，原来也就是给你稍微把那个厕所冲一下，你还能改变什么，然后我就把他扔在地上的纸，把地上就这样擦了一擦，然后帮他把那个马桶冲掉，然后出来以后，我心里想其实也没有什么。

马未都：修行。

马伊琍：对，就是也没有什么。

马未都： 她说这个我可以告诉你，那个男的他不是恶作剧，那男的就这毛病，这也是一种委屈。这种委屈是一个社会给你，跟你没关，我凭什么，我坐高铁我买的票是这个商务座，我是最好的环境中，我凭什么要做这个事儿呢？

那你要做了就受委屈，受委屈就是修行，修行就把你心胸撑宽了，就是这么个逻辑。

窦文涛：对，过去的修佛的讲叫忍辱波罗密，就是你能忍多大辱，但这是不是有点怂呢？

潘采夫：不是，我小时候看那个评书的时候，我记得后来就是看评书，有人作个评比，说碰见愤怒的时候你的脸色变成什么色，说明你的武功和修为有多厉害。

比如说张飞会变黑，什么关羽会变红，曹操变白，会变白，真正的牛人是什么色都没有，什么动作也没有。

马伊琍：面不改色。

潘采夫；就是这个叫每临大事有静气，特别安静的时候，你就觉得李寻欢出现了，什么是，咔一定是武功最高的，修养最好的那个人。

马未都：都不用武功，打牌就能看出来，那个打牌，我不打牌，我看人打牌，一上牌桌上人什么德行都看出来，有的人一抓一手好牌就开始这样了，这人打不了牌子，打牌最怕那个面不改色心不跳，抓一手牌你永远不知道他抓什么，反正都在脸上，一抓那眉毛毛上一挑的，全完蛋，有人就看见了。

窦文涛：这个，但是我觉得这个还真的跟经历有关，实际上是因为你遭的这个窝心事儿太多了，就是我就是所以我说我植物神经紊乱，我就是本来是个特别架不住事儿的人，就是一点小事我会想半天，但是你看近些年我也觉得我在走向成熟，就是因为我后来发现的，人生就是倒霉、犯错，就是你知道吗？

就是你后来你会觉得，第一开始出现了一个问题，惊愣咣当赶快去解决，这事怎么办？后来我发现，今天这个问题解决了吧，明天新的问题又出来了。然后我就终于明白这个道理，不断的出错，不断的遇到事，不断的遇到挫折，这是个常态。你这辈子就是不断的制造问题，然后等着办法来找你。

马伊琍：而且就是我觉得如果遇到问题，在我们很年轻的时候，通常出了问题，你会指责是谁的错是谁的错，其实这个非常浪费时间，而且会让你的情绪越来越不能可控，后来你会发现出了问题先解决。

为什么，先解决是最有效的，是最节约时间的，尤其是在工作状态中，是谁的错，咱们解决完了工作以后，这时候你的怒气已经下去一半了，就是说你的情绪不在了以后，你可以非常理智的面对这个问题，那么你才找出错的那个人跟他说一下，你看下回不要这样或者怎么样。

因为你在当时把那个人揪过来说，就像那天在卫生间，其实那个人走出来离我没多远，我已经看见了，我就想我要不要叫住他，其实你把他这事这会儿拉过来，他死也不会承认的，你信不信？而且他可能说就这样怎么了，我干嘛要帮你冲，对不对？

马未都：他要收前面那人的。

马伊琍：对，其实这样对他。

窦文涛：但是你难道说，你现在就是圣人了，就是你有没有你忍不住的时候有，

马伊琍：有啊，当然有。

窦文涛：那怎么办呢？那你还能克制住吗？

马伊琍：有的时候你还是要发火的，还是要发一趟火的，就是你还是要找地方去倒那个垃圾的。

窦文涛：你怎么倒垃圾，有什么招。

马伊琍：我倒垃圾。

窦文涛：找闺蜜。

马伊琍：对，其实是我一帮闺蜜就特别好，我们有一个群叫自谏群，谏就是言字旁的那个谏，就是我们经常定期的见面，然后聊各自最近生活当中遇到的不开心的事情，还有委屈说出来。但是我们有一点特别好，我们这几个人都非常客观。但凡是你自己身上的错，朋友们一定说出来。

马未都：这个事是你的错。

马伊琍：对，所以非常好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个就我们就这三个女孩子，我们这三个闺蜜其实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。有的时候你想不开，一点点事情，想不开的时候，为了那一口气，女朋友一说，其实没有这个必要。

我觉得你也有怎么怎么的，说完以后还真是这么回事儿，你就不叫那个劲了，自尊心也不在那作祟了，然后就问题就迎刃而解。然后你照着那闺蜜给你指的那条，她说比如说你就打个电话说，什么什么就直接说，结果那个电话一打，它就是你要的结果就来了，你知道吗？

所以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，所以我觉得这种方式是一个特别好的我倒垃圾的方式，我们就经常见面倒垃圾，我们不是那种什么互相越说火气越大，给你拱火。

马未都：那你那群里还缺人吗？

窦文涛：缺匹马，加一匹马。

END